

14/69

樂安文史資料

第三輯



7415861

乐安文史资料

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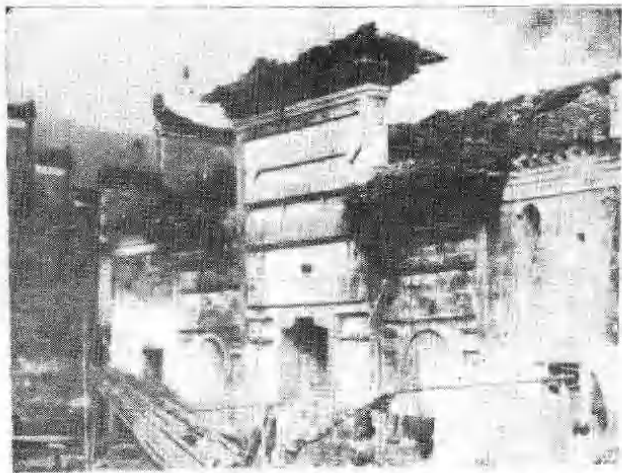
刘作忠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江西省乐安县委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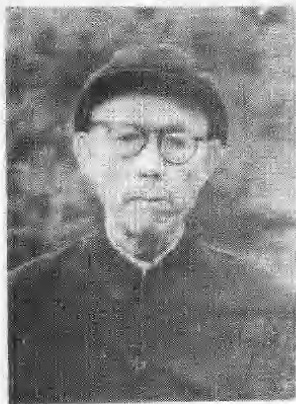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五月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周恩来。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王稼祥。



◆ 1933年“黄陂大捷”后不久，周恩来、王稼祥在乐安县谷岗村主持召开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和王稼祥被敌机炸伤旧址——“袁氏花祠堂”
(吕民摄)



土地革命时期，乐安县竹山坑农民协会创建人、苏区乐安中心县委白区工作部长李集生（原名李赤生，化名李老四）。（吕民摄）



在黄埔军校时的潘国屏将军。（原载《第三期同学录》）



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
游经世副教授。

（邱芳提供）

《乐安文史资料》第三辑

目 录

- 忆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乐安……………**胡嘉宾**（1）
王稼祥与乐安……………**唐继幸**（4）
丁钱辉烈士传略……………**牛田镇志编写组**（8）
回忆竹山坑农民协会……………**李集生**（10）
潘国屏将军生平事略……………**胡华生**（17）
赣州虎岗夏令营侧记……………**许泽月**（21）
游泰顺商号兴衰及其家族的变迁……………**邱 芳**（26）
蜚声东南亚的招携毛边纸……………**唐炳荣**（31）
解放前公溪商业掠影……………**游梅生**（34）
解放前牛田街工商业发展概况……………**董文煊**（38）
忆私立杏林小学……………**杨水濂口述 胡华生整理**（42）
追忆民国中期乐安化民小学……………**徐鉴之**（47）
乐安第一所女子学校……………**游菁城口述 唐华昌整理**（49）
乐安早期的话剧、歌舞、电影……………**陈华甫**（51）
国民党中宣部直属《乐安实验简报》简况……………**徐鉴之**（52）
记忆中的青年远征军……………**潘如仙**（54）
入缅作战见闻……………**乐学刚**（64）

红军攻打乐安城的一次失误·····	梅绍棠(70)
回忆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内部的一些情况·····	徐宪章(76)
从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看国民党	
官场派系斗争·····	陈华甫(82)
国民党乐安县党部一次选举内幕·····	元念祖(87)
1945年—1949年国民党乐安县党部	
组织活动概况·····	唐秋元(90)
邱汉七和他的反共勇敢队·····	曾球民(94)
郭炳生叛变经过及其下场·····	缪凤翔(100)
我所知道的王兆麟·····	陈华甫(104)
黄钺任乐安县长前后·····	邹传芬(107)
周鉴吾的崛起与覆没·····	游静波 黄郁祥(109)
张、廖两霸争斗始末·····	游 龙(113)

忆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乐安

胡嘉宾

一九三二年十月，我调任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兼江西军区第二分区政委。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由博古（秦邦宪）领导的临时中央，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实际上，他们是想通过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打击迫害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同志。

邓小平同志原先是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后调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他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开始后，受到批判，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指定到乐安县南村任区委巡视员。

邓小平同志在南村工作期间，当时，中央主力红军就驻扎在前团一线，离前线很近。那时他邀我同他到前方去过一次，去看望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和中革军委一局局长张云逸等同志。李克农还留我们吃饭，一起吃饭的有钱壮飞和胡底。钱、胡二位同志来中央苏区之前，均在上海搞情报工作。长征时，钱壮飞同志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南渡乌江时，遭敌袭击，英勇牺牲；胡底同志因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被张国焘活埋。

小平同志在南村时间不长，就调回省委，理由是怕他“右倾逃跑”。小平同志回省委是骑着李克农送给他的骡子去的，当时省委在宁都城，李富春任江西省委书记。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周恩来同志带领红军主力部队驻扎在招携，我是在招携第一次见到他的。他当时担任一方面军总政委，总司令朱德也在那里。我在招携看望了周恩来、朱德同志，并向他们汇报过工作。那时周恩来同志身穿一件褪了色的旧棉军大衣，剃着光头，蓄着长长的黑胡须。由于长期从事艰苦的革命斗争，他的身体显得很瘦弱，但那双叱咤风云的眼睛却炯炯有神，放着光彩。他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和蔼可亲，我们谈话十分随便。当时，我们地方武装武器装备很差，我曾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请求支援我们一些枪支，周恩来同志慨然应允，随即给我写了张条子，交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经聂荣臻同志批准，给了我几支短枪带回中心县委。

我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又一次向他汇报工作。那是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他们住在崇仁县的深山里（指现属乐安的谷岗乡）。这一次是我同乐安县苏主席张方说一同去的。去之前一个晚上，博古在招携单独找我谈过一次话，我也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他听完我们汇报后，用铅笔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张二十万分之一地图，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作战形势，指示我们如何和敌人进行斗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我都一一作了笔记。这次，周恩来同志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朱德同志单独接见了，我，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单独同我谈过一次话。当时，财经十分困难，周恩来同志向我提出能否支援一些钱做军费。我们回到县恩后，给他们筹集

送去银洋三千多块。

我在乐安中心县委任职期间，在南村、招携两地先后同我打过交道的有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红五军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刘型、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五军团政委朱瑞、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袁国平和某团政委宋任穷等。

（中共乐安县委党史办 供稿）



王稼祥与乐安

唐继章

一九三二年夏季至一九三四年初，我在中革军委政治部秘书室当通讯员，并分配在中革军委副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身边做勤务工作。是时，王稼祥是军内主要领导，中共中央给前线的电文统称“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据我所知，“二战”期间，乐安县是稼祥同志经常去的地方。他在这里，有指挥战役的丰功业绩，也有他负伤的旧址。

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王稼祥与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彭德怀在兴国竹坝村先后签发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通知》、《关于发起乐安战役、宜黄战役的训令》；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并在乐安招携发布了《红一方面军攻击乐安的命令》；十六日，身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与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后来是周恩来任总政委），还有随军行动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第一军团（总指挥林彪）、第六十五师、独立第五师与乐安独立团向盘踞乐安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两天，歼敌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旅旅长吕如珂指挥的六个营并击落敌机一架，取得红军向北发展的第一个胜利。

九月初，红军完成向北发展作战的任务，王稼祥与方面军首长在南村、招携等地指挥第一、三、五军团以一部兵力阻击陈诚先遣部队进犯增田、牛田，主力则以退为进伺机歼敌，使我军胜利地摆脱了四面受敌的困境。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总部收到了乐安县独立团关于陈诚部东移的报告，二十六日下达了在登仙桥、黄陂一带伏击敌人的命令。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王稼祥与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一军团（林彪）、三军团（彭德怀）、五军团（董振堂）、十二军（张宗逊）、二十二军（罗炳辉）、独立第五师（谢唯俊）以及乐安县独立团、望仙游击队，在登仙桥、蛟湖、霍源一带歼敌两个师，毙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俘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我记得，打扫战场时，稼祥同志忽然叫住我：“小鬼，你不总是说要支好枪吗？现在敌人送来了，你快去选择吧！”他每天有許多大事要思考，要解决，却一直把我的要求记在心里，真使我感动极了。

此次战役，战利品极多，稼祥同志反复指示我们：“要仔细打扫战场，把武器、西药、食盐运去瑞金，补充红军的军需。”战士、俘虏和运输队马驮肩背了好几天，最后发现了几箱银洋，实在搬不走了，正好他来检查，我便跑上前去请示。他用浓厚的安徽口音笑着说：“蒋介石辛辛苦苦送来的银洋，我们怎么好不收下哩，你们去动员几个老乡帮忙送一送，反正现在是农闲季节，我们多发些工资，让老乡也改善改善一下生活。”

歼敌两个师后，本拟由东陂南撤，但因敌人调重兵拦住去路，所以总部首长当机立断地下达了西移命令。就这样，第一、三、五军团又一度集结在乐安之金竹、南村、太平、

望仙等地，随军转移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首长便在招携总司令部部署新的战斗。此一历史，《周恩来选集》有详细记载，我不赘述。

二月下旬，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在宜黄东陂地区命令林彪为攻城队长，令其指挥第一、三、五军军团进攻踞守乐安之敌第四十师第一二七旅（孔令恂），血战六昼夜，最后以我军伤亡过重而结束战斗。是役，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代表总部首长指责前线指挥有十个“缺点与错误”（详见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红色战场汇刊》：《论敌人要塞——围攻乐安的教训》）。

乐安战役之后，红二十二军打新干，红五军团打永丰，第一、三军团在乐安西南部与西北部待命。是时，中革军委和方面军首长，大部分在乐安，总部也先后迁招携、善和等地。四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直属队进驻谷岗。这儿是一个群山环抱，中间有一条小河的山窝子，约莫三、五十户人家。四月二十七日早晨，有几架敌机在天空转了几圈，驻在河西的司员号吹了几声警报号，人们一隐蔽，敌机就飞走了。战争时期，敌机来往习以为常，大家满不在乎。过了一个多钟头，大概九时的样子，远远听到飞机嗡嗡地响，有几架飞机慢慢而来。此时，周恩来、王稼祥正在谷岗村“袁氏花祠堂”主持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研究讨论关于宣传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伟大胜利和扩军问题，“花祠堂”在村子中间，是一座牌坊式门面的古代建筑，里面有戏台，还有一个宽阔的厅堂。飞机在谷岗上空盘旋时，王稼祥随即组织疏散、隐蔽，但却不顾自己的安危。敌机开始扫射，急得周恩来大声呼喊：“稼祥、稼祥卧倒，快卧倒！”当他送走了最后一批同

志转移，自己还来不及隐蔽时，一颗炸弹在祠堂门口爆炸了，他不幸被四射的弹片击中了，我从外面跑进来一看，见他倒在血泊之中，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幸得周恩来、肖向荣同志（总政秘书长）亲自请军委卫生部长贺诚前来救护。检查后发现他身上留有许多炸弹碎片。他忍着巨痛，让电动磁铁吸出弹片，一些嵌入肌肉深处的弹片，经贺诚建议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为此，周恩来专门召开了护救会议，决定警卫班与贺诚带领医务人员护送他去瑞金治疗（王在中途请贺仍回前线去了）。

王稼祥同志在瑞金，一边养伤，一边坚持工作，他对博古打击排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持反对意见，曾亲自打电话给博古，建议让邓小平代理总政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后来稼祥见小平日夜操劳地工作，于是把我调去当邓小平的勤务员（时间不长），直至红军主力突围长征前夕，我才离开他们。

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我曾两次到看老首长稼祥同志。那时，我只记得负伤大概地点是在宜黄南部。近几年来，乐安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办公室的同志，深入山区，调查研究，得知稼祥同志是在宜黄南部之谷岗负伤。今年一月二日，根据这一线索，在乐安政协委员陪同下，驱车前往，终于找到了当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主持军委会议的旧址——“袁氏花祠堂”。旧地重游，思绪万千，特把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写这篇回忆录，以此缅怀我一向崇敬的老首长，并纪念稼祥同志在乐安县谷岗乡谷岗村负伤五十四周年。

丁钱辉烈士传略

丁钱辉，牛田镇莲河村人，于1914年4月28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9岁时随父劳动，13岁就帮人砍柴、放牛度日，饱尝了辛酸。他个子中等偏高，为人谦虚谨慎。1930年苏区革命斗争形势如火如荼，迅猛发展。那时，他16岁就毅然地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同年三月间被编入红三军团，由于他作战勇敢，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4月提升为连长。1934年10月，随军北上抗日，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丁钱辉和广大战士一样，克服重重困难，战胜一切险阻，顺利地到达了陕北根据地。后来组织上分配他担任延安边区医院政治协理员、八路军延安第二兵站医院政委。

1940年初，他和抗大毕业的女共产党员、在延安织布厂担任文化教员的曾淑群相爱并结了婚。6月下旬，中央军委派他率领卫生学校第十三期毕业学员六名，前往苏北新四军军部工作（为了工作方便，化名邵明徽），经安徽太和县时，被国民党太和县政府无理扣押。在拘留期间，他和同志们受尽折磨和摧残，但他坚贞不屈，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束手无策，恼羞成怒，乃于这年7年19日晚，将丁钱辉等七位同志一起秘密杀害，其中丁的爱人曾淑群也同

时遇难。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七·一九”惨案。惨案发生后，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联名向国民党当局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提出严重抗议，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抚恤死者家属，以利团结与抗战。当时延安《新中华报》和重庆《新华日报》都报道了这一惨案的真相。

丁钱辉同志牺牲时年仅26岁。

牛田镇志编写组供稿



回忆竹山坑农民协会

李 集 生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农民协会被国民党右派毁坏无遗，洗劫一空。捕杀共产党人，捉拿农会干部，一时乌云滚滚，血雨腥风。我是大难中逃出来的幸免者。

我原名李定黄，中共党员，原籍新干县溧江区庄里村。一九二七年初，任新干县农民协会宣传部长。同年三月，新干县党组织派我和曾尚志二人，在南昌方志敏主办的“农民自卫军干部训练班”学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公开追随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在“五卅”纪念周大会上，他指名要“欢送”方志敏出境，那时形势十分紧张。“农民自卫军干部训练班”被迫解散的当天晚上，我同曾尚志乘船返回故里。不久，反动当局下令通缉。由于我欲举大事于未来，所以作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决策。当时我想，乐安是山区，反动派鞭长莫及。此外，我迷信乐安二字，认为这两个字颠倒一下，就是“安乐”，乃是吉祥之地。于是决心东走，经过七琴、大坑越过一坐高山，就是乐安所辖之竹山坑。我在此化名李老四，在易森顺酒店里当佣工。

竹山坑是一个小小圩场，每逢双日（二、四、六、八、十）附近农民群众来此赶集，或买或卖，很是热闹。圩上只

有三、四十家住户，兼卖一些生活用品。

竹山坑地处乐安、永丰、新干边界之中心，离三县的县城均在八十华里以上，四方交通闭塞，民气不开，农民受压甚重。若在此地从事革命活动，条件较优越。但所惧者，唯恐店主不能久容，倘一旦逐客，又将何处立足。果然事出所料，第六天的晚上，老板因对我的来历不明，怀疑有其他问题，竟欲辞退。我乃假称是兄弟三人因遭命案官司，外逃避祸。随即将我岳母和姐姐所交给我的五十块银元和两对金耳环交其代为保管，以示真诚。并说了一些奉承他的话，这样老板才转变脸色，少老板听我说是二十一岁，就要同我结拜“老庚”，一家人都很喜欢。

易森顺老板姓易名南富，时年五十岁，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即是我的“老庚”，叫易唐臣，已娶妻生子。全家七人，有田四亩，兼营酒饭店、作豆腐等。两间店房典当出去一间，后面乃是易姓家族的祠堂，老板占用了一半，里面开设了八张床铺位，接待来往客商住宿。我的生活，每天帮助老板推磨、挑水、筛酒、卖饭、打杂。我与易唐臣每天不离左右在一起劳动，说说笑笑，给他灌输革命知识，使他有要求参加革命的愿望，由他来进行革命串连。由于他的积极行动，很快地就把邹高生引向了革命。

邹高生，出身贫苦家庭，读过几年私塾，精通珠算。父母年迈多病，长期不能劳动，他们夫妇又不十分和睦，有个两岁的孩子，全家五人，依靠做点神香（迷信品）生活负担较重。我看他这样困难，便借给他二十块银洋，又劝他父亲戒掉鸦片烟，从此生产生活不受恐慌。邹高生与李求兴颇有瓜葛之亲，平日关系很好，将我对他所谈的话，都一一转